

上辈子你肯定是个饿死鬼,还是个又饿又饿的死鬼,我妈恨恨的骂。

我正趴在桌上写作业,头越来越低,越来越低,恨不得把脸贴在桌面,也不是被我妈骂的有什么羞愧之心,我得装着知道错了,再就是怕我妈急了,一巴掌没头没脸的扇过来,鼻子哗哗冒血。流那么多的血,那我还得吃多少粮食补回来哦。那年头,大队干部家也没有余粮啊,别说我们这些百姓之家了,怨不得我只是放学后偷吃了母亲藏起来的一块玉米饼子,惹得她大动肝火,那是留给父亲晚饭做干粮的,晚饭,我们都喝玉米粥,能照出人影那么稀。

再说了,我饿我饿,那能怪我吗?谁让你把我生出来就膀大腰圆,长的像饭桶,大盘盆子上戳着个尖尖的鼻子。不有句话嘛,猫狗鼻尖,站在西街,我都能分辨出东街四小子家今晚是炒土豆片,还是熬土豆汤,归根结底源头在你这。这话我不能说,只可心里想,放开胆子也就嘴里嘀咕几句,和我妈比,谁叫咱是弱势群体呢。

从小就对那些给味蕾美好想象的一切可食之物,没来由的亲近感,不亲口尝尝,就好像对不起嘴里那堆左右奔的口水。但凡见了所谓的美食,就极尽所能想方设法窃于口中,以饱口腹之盛宴。

美食,说起来好笑,也就饼干罐头几块糖,还有东家的杏西家的李,门前的葡萄后院的果。

那年月,饼干罐头是稀罕物,就过年走亲戚溜来溜去,走到最后一家,也算落地生根了,饼干这顿折腾,不长毛也碎的或是被哪个馋鬼偷吃了几块,溜达一圈,剩半包了。

说起吃饼干罐头,我可是一手。在家里是老大,过年走亲戚这美差都落在我身上,多年后,妹妹对此还耿耿于怀。虽然日子过得穷酸,大过年的,谁家的饭桌上都充门面的有几块肉和小鱼小虾的,五颜六色一大桌,不仅吃的肚满肠肥,有时还付得几毛钱,这好事谁都抢。

# 陈年旧事

○ 吴尔西

走亲戚路上嘴巴不能闲着,虽然饼干被供销社梳麻花辫子那姐姐包的严严实实,可透过包装纸的香味往外直窜,忍不住闻闻,再闻闻,好像听见自己咕咕咕咚口水声,吃不着只能闻,这可真折磨人。咋办呢?有了,找个背风的地,把包饼干的纸绳按原样打开,拿起上面的红纸,小心翼翼的抽出一块饼干,要不再来一块?嗯,就这样,再来一块,反正亲戚又不好意思问,饼干咋吃了哦。嘿嘿,机灵吧?现在的小聪明算是那时打下根了。放在嘴里一小口一小口的,舍不得一口吞掉,这就是人间美味哦,我得慢慢享用。饼干人嘴,小小的罪恶感,立马被淹没在口水里。

一边吃一边合计,将来想让我当个部长啥的,我得先问问,饼干管够吗?不管够我就不搭这茬,这个理想好像有点不靠谱,那说点现实的吧,以后找男朋友这么问,大概可行吧?嗯,就这么定了,饼干不管够,就不嫁。

亲戚走完了,家里剩五六六个罐头放在柜顶上。天天瞅着罐头吃不到,那个愁人哦,有啥办法呢?天无绝人之路。找个铁钉在罐头瓶盖上钻个眼,吃不着罐头,喝罐头水还是可以。罐头水是喝了,再拿个水瓢往瓶子里灌点井水,哈哈,以为天衣无缝,不长日子,罐头里的苹果海棠长毛了,结局是被一顿胖揍,剩那几个罐头也被锁进柜子里了。

锁了我也没招。小时候闹嗓子闹得厉害,这可是真病,不是装的,还伴有发烧。我妈一看我病的不轻,就去找卫生站打针吧。我捂着脸有气无力的小声嘟囔,不用打针,吃个罐头就好了。我妈说能好吗,我说能。你还别说,罐头下肚,病好了不少,我说

再吃一个巩固巩固吧,我妈也是被我病怕了,说那再吃一个吧。这不,两个罐头下肚,病好了。

还有一年,有个下放知青姐姐在队里买了一笼国光苹果,放到知青点里不给同志们吃吧,又不好意思,吃吧,怕是最后又剩不下几个。大概是考虑了一下,就暂时存放在我家,说是日后来取。苹果包着一层包装纸,上面用笔盖封口,严严实实的不好下手,若能做到苹果到嘴,又不被发现,着实不容易。办法都是被逼出来的,啥东西被我惦记上了,也就在劫难逃了。

我把苹果笔盖的一处绑线打开,刚好能伸进一只手,掏出一个苹果,再把包装纸里放一个土豆塞回原地,把笔盖封好,从外面看,苹果一个没少。就这样一天一个,吃了好多天,终于东窗事发。那姐姐来拿苹果了,我妈说,打开看看少不少。姐姐说不会少的,打开看看有没有腐烂的。结果笼子一打开,全傻眼了。

那天我妈眼珠子都红了,这辈子都要强的她,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丑。一看这回是惹了大祸了,我撒腿就跑。其实也没跑多远,天都快黑了,也不敢跑多远,就藏在西边子我大爷家草垛里。听见母亲的骂声由高到低,最后没声响了。我躲在草垛里,远处猫头鹰的叫,一声比一声惊悚,深秋的冷风吹的人直打颤,又冷又饿又害怕,痛定思痛,以后再也不惦记那些身外之物了。

回家后,我妈问还敢不敢了?我不敢了。小孩子记吃不记打,发的誓真不能信,后来还是发生了几次为吃挨打的事。比如,有

年冬天,我妈把装花生仁的柳条筐挂在房梁上,也可怜我妈,天天费尽心机和我斗智斗勇,就怕哪天她那些好东西不翼而飞了。我那时还小,踩着凳子也够不着,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,我踩着凳子上了酸菜缸,踩着缸沿还真能够着那花生筐,不过个子矮,花生到手了,酸菜缸里也撒了很多,不挨揍还等什么。

我家西院住着我大爷家,也就是我爷爷的亲哥哥。那时两家的关系也紧跟国际形势,就像中国和前苏联,正闹紧张。他家有棵杏树就在我家菜园子边上,杏子熟了,又大又甜,黄澄澄还带着粉红色,谁能不眼馋呢。我大爷爷耳朵背,人又倔性还狠门,大中午不睡觉,守在杏树下。其实树上结了那么多的杏子,谁吃还不是吃哦,反正不糟蹋就行了。为了能吃到这甜杏,我和几个小伙伴分工,有人负责把他引走,有人负责下手,用竹竿把熟了的,半生不熟的打掉了一地,等我大爷爷回过神来,这满地狼藉,把他胡子气的直抖。

后来他也想了一招,还是阴招。杏树上长一种绿色毛毛虫,也叫洋辣子,只要被他蜇了,那可是又刺又痒又疼,痛苦无法形容,死的心都有。我大爷爷抓了很多的洋辣子,放在我平常最爱坐的一块大石头上碾碎,这石头表面看和平常没啥区别,等我一屁股坐下去,才知道大事不好,一起来满脸都是包。这老头下手也忒狠了,不就是几个杏子嘛。

不写不知道,一写还真是回事一箩筐,这大概还是冰山一角。多丢人哦,写出来全是眼泪,还有好多我都不好意思写,这个,你懂得,谁心里还不揣几个小秘密,一直带到棺材里去。

前些天和妹逛超市,妹妹指着货架上的饼干问,够不够,要不给你来两箱呗。我龇牙咧嘴的回,够了,够够的了,这辈子被饼干害惨了。

如今,我一身朴素,看谁还敢跟我横眉立眼?

## 往事漫忆

## 老刘的同学聚会

○ 陈希

老刘刚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,就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,要他去城区市委党校学习半个月。老刘在城区有几个当官的同学和朋友,他想好了,这次去一定要抽时间联系他们,一起聚聚。

培训课程安排得不多,老刘在市委党校安顿好以后,先向市一中校长发去信息:“刘狗,我是老刘,我来党校进修了,有时间聚聚吗?”刘狗是校长的小名,校长是老刘小时候的同学。

校长很快回信息了:“对不住了,老刘,我这几天都快忙死了,高考临近,教育厅领导还要来调研,实在抽不开身。”

老刘又向市里某局一位姓刘的副局长发去信息:“我是老刘,现在在市委党校学习,有时间聚聚吗?”刘副局长是老刘高中时的同学,两人还坐过一年的同桌。见刘副局长迟迟没回信息,老刘一下课就拨通了他的电话:“喂,你哪位?老刘?哪个老刘……”哦,老刘啊!你看我这脑子,都忙晕乎乎了……”刘副局长说他正在外地出差,得两天才能回来。

老刘不甘心,又向在市委办当科长的大学同学老赵发去信息:“老赵,我在市委党校学习,有空咱俩俩坐一下。”赵科长很快回了信息:“早想跟你聚聚了,可这两天不行,要跟着副市长下乡调研。”

老刘心想:我倒要看看,今天能不能约到一个人!想起一个久未联系的老同学,以前在城区开小饭馆,他又发了一条信息:“老钱,我是老刘,在市委党校学习,有时间聚聚吗?”很快,对方一个电话打过来:“老刘,我得给你接风啊,晚上开车来接你。”

“不错啊,你都买车了?”

“我现在承包了城区两家大宾馆,天天忙,不买车不行啊,呵呵!”

晚上,老钱开着宝马来接老刘,老刘这才知道老钱如今已是大老板了。老钱说要给老刘一个惊喜:“什么惊喜?”“先告诉你可不是惊喜!”

老钱将老刘引到一个豪华包间门口,一边打开门一边高声说:“贵客到了,大家出来欢迎吧!”一屋子人都站起身来,里面有一中校长,有刘副局长,还有赵科长。老钱通知他们陪客,没说陪的人是老刘。

大家一看,脸色马上全变了……

## 小小说

低头,看到了路边一朵朵疯长的猫儿眼,一团团翠绿的叶子间,点缀着淡蓝色的婆婆纳花,又在那淡蓝色的云烟间摇曳着荠菜花如雪的白。

青葱的绿,淡雅的蓝,素洁的白,她们甜甜蜜蜜的簇拥着,在习习春风中蔓延着暖暖的春意和淡淡的清香。最是这荠菜花摇曳着的洁白,朴实随意,熟悉亲切,让我想起欢乐的童年,想起久别的故乡,想起那些旧时光。

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,东风还在轻轻吹融梅花枝头的残雪,一夜之间春暖人间,春风拂过的地方,有荠菜深绿的青,娇嫩的绿。

她们紧贴着地面,翡翠娇嫩的素袂轻抚着湿润柔软的泥土,如此低落成如此深入尘埃地气,但却脱俗的清丽和简约。

蓝天白云下,我们翻过田埂,穿过麦田,走向土坡,下到沟底,寻找一簇簇芊芊翠翠的嫩绿荠菜。采一篮子的清露的新鲜荠菜。那纯真的心灵总是感觉收获了所有快乐和喜悦。

荠菜青青,花如雪落,许多年少故事缠缱叶尖。

紫燕在麦田上翩然,蓝蝴蝶还在蛹里寂寞的蜕变,泥土湿润芬芳,荠菜丝丝嫩绿,淡淡清香,隐约着点点淡雅的清愁,让朴素的美丽在春天的风铃中婉约到可亲可近的温柔。

我挎着奶奶编织的柳条篮子,跟昆虫一样随姑姑的身后去田野采荠菜。

那时候的姑姑们都俊俏的宛若春天开出的第一朵荠菜花,淡然、羞涩、洁净。

她们娇羞欲语的嬉闹着,一路走向原野,我听不懂她们羞红脸颊的话语,但是我以可以领会她们心中春天般萌动的少女婉约的情怀。

她们期盼的眼神寻找在草间脉脉脉脉等候的棵棵荠菜,一弓腰,一起身,苗条柔美的腰肢有着温馨和安恬的美感,很随意的显示了姑姑们的自然纯美。她们的身影,明媚了田野的景致,消解了挖荠菜的疲惫。她们纯朴的美,像一缕麦田的花香,吹进另一个麦田里小伙子的心田。

采着,嬉闹着。

不觉间荠菜花开了,有的开在青草间,很轻柔的挺在许多杂草的绿色之上,浅浅的白,似雪落草尖,花瓣娇小精美,很是耐看,越看越有风姿和韵味。

荠菜花那种淡泊、淳朴、稳妥的美如今让我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。

在这样周遭的世界里,再也找不到荠菜花一样原味的艳丽了。

光阴不知不觉带着季节的香颤动着飘移。

和姑姑们挖荠菜的时光,短暂而踏实。懵懂中,知道姑姑们在采荠菜的光景,在诗一般灵动自如的田野,演绎着淳朴纯真的爱情故事。

美丽的姑娘,憨实的小伙子,以挖荠菜的理由约会,以一簇清雅的荠菜花,以一棵翠绿的野菜传情。我记得那个穿军绿色中山装的小伙子,放一把最肥美的荠菜在小姑的竹篮里,眼神是温柔的略带几分腼腆。小姑红着脸,两只手紧紧的握住小篮子柄,跑到一处茂密的油菜地里,偷偷的翻开篮子里的荠菜,露出一块粉色的丝巾,那粉色,是桃花的粉。后来才明白古怪的大奶奶不让大姑出去挖荠菜的秘密了。再后来我也为小姑祝福,她收获了荠菜花开般朴实的爱,那样的爱情如今是不存在了。

流年似酒,芬芳醇厚,意味深长。

姑姑们一个个被花被单扎起的花轿抬走后,那些年春天刚来时,我和母亲在绿浪翻滚的麦田里,挑荠菜。

从荠菜刚刚泛青,一直劳作到荠菜花开,还是拔不完荠菜。她们与麦苗抢生存的空间,与麦苗抢泥土里的营养。她们疯狂的窜出麦浪,数不清的细致花朵,聚集在麦苗的碧绿间,似雾,似雪,似烟。飘飘、朦朦、婉约、素白。春风拂过,在灿烂的阳光清晨霞烟般轻柔曼妙。

可是这样诗情画意的美景,消解不掉我劳作的疲惫和枯燥。于是我开始向往那原野之外高楼大厦的雄伟。

今天在这远离麦田,远离故乡的江南,春来的此刻,我在没有泥土气息的高楼居室,回味着荠菜的青绿夹着泥土芳香

的滋味。星星点点,点点星星的记忆,让我渴望再次去寻找夹杂在野草中的荠菜。

我很想走进田野,把盈盈春色带回家中。享受“盘装荠菜迎春饼,瓶插梅花带雪枝”的天伦之乐。

可是,原野在哪里,我被水泥钢筋的坚实禁锢,我被琐碎的生活磨蚀的庸俗,日子的苍白暗淡生长惰性。有种人生毫无意义的惆怅,努力的在温暖中寻觅突围的方向,于是我穿上紫罗兰裙袂,我盘起散乱的发丝,走进原野寻找春天第一棵荠菜温暖的微笑。

蜗居在家里,春来没有感觉,其实现在春已经很深了。荠菜花已开,开的就如我当下的心情,很淡,很轻……

来到田野,才觉知春真来了。风是随意的吹,柔柔的卷来泥土草木香气。

卷耳、婆婆纳、繁缕,花虽细小,聚集起来,浩浩荡荡,铺天盖地,让人惊讶,很不明白,到底是春来了,花开,还是花开了,春来,这些草似乎永远过着春天。

荠菜花,轻轻摇曳着细碎的小白花啦,它的花这么清瘦娇小。仔细端详,荠菜花是很多碎小的花朵排序聚集与花梗,一枝枝,一串串的;一枝花串,顶端打着蕾,开着花,若雪花落在草尖,极淡极淡的素白;下端已结好了种子,种囊是一把把绿色的小房子,每一把小小的房子里孕育着数不清的种子。有风丝儿来,它就欢喜的摇曳着,亲昵着我的脚踝,依依不舍,似有千言万语想对我说。它这么缠绵柔情,我最好回应它,采了几枝带回家。

很多早春的野菜,数荠菜最讨人喜欢了。我在各种开花的野菜里寻找荠菜。每找到一棵,我都记得小心,故乡的田野到处都是荠菜,却很少有人吃它。是因为荠菜的味道里那种泥土味太浓,需要很多油才能去除浓烈的泥土味,一般需要肉搭配包饺子最好。而那时吃肉多么奢侈啊,一年只能吃到三两肉,所以不把荠菜当一回事。

记得有一次,包了荠菜饺子,吃起来有很浓郁的泥土味,奶奶很无奈的说荠菜怎么吃法都改变不了它的土味。可如今那土味,却是渴望的香味,在田野采挖过程中,在厨房加工的过程中,小心再小心,生怕荠菜失去了原汁原味的泥土香。

荠菜采够了,不急回家,到乡下二妹家坐在阳光下里,暖暖的阳光舒服的照着全身,真有点“浮生难得半日闲”的闲适自在。一棵棵择捡好,指尖沾上菜汁染绿的泥土,香香的清野味,不显脏,自觉有几分田园意蕴。然后用井水清洗干净。荠菜放在大盆里,压水,一盆油油的春色,在清水里沉浮,用手在清亮的水里,揉搓荠菜的叶子,有种摸到春天肢体的惬意与满足。

时光倒流了,回到村庄,回到最初的院落,有个穿蓝色布衫,扎着羊角辫的丫头,在水井边摆弄着水泥槽里的青菜,有顶着花毛巾的女人在厨房大叫:“别把衣服弄湿了,衣服湿了没得穿!”

丫头乖乖的离开水井,迎着暖和和的太阳,靠着墙站着,晾晒湿了的蓝色布衫衣襟。小时后的我们多幸福啊,没有负累的作业,毫无顾忌的晒太阳。

荠菜清洗干净,回到家,做饼、凉拌、包饺子,最滋润的吃法是烧荠菜汤。

用几棵,热水余一下,切碎。葱花,姜末油炸,添水烧开,芡粉勾汤,敲碎鸡蛋,入荠菜沫,入佐料,一锅粘糯适中的荠菜汤就好了,清淡的汤很受欢迎,隐隐约约的泥土味缠绕嗅觉、味蕾,那个土香啊,真实,贴心,好极了!

没有忘记带回来的几枝荠菜花,浅浅的碎白,安静的躺在我的书桌,等我安放。找来这只在野草棵里捡到的老葫芦。种子埋在窗下的泥土里,长了霉斑的葫芦壳,注入清水,插了荠菜花,摆在窗台。葫芦,荠菜花,融为一体,有说不出的写意之美。

此时,夕阳的玫红斜斜的照着西窗,我正把荠菜凉拌成一瓷碟的春,有风从田野吹来,葫芦里的荠菜花轻轻一颤,风声里,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,今夜又有多少雪落草尖……

用几棵,热水余一下,切碎。葱花,姜末油炸,添水烧开,芡粉勾汤,敲碎鸡蛋,入荠菜沫,入佐料,一锅粘糯适中的荠菜汤就好了,清淡的汤很受欢迎,隐隐约约的泥土味缠绕嗅觉、味蕾,那个土香啊,真实,贴心,好极了!

没有忘记带回来的几枝荠菜花,浅浅的碎白,安静的躺在我的书桌,等我安放。找来这只在野草棵里捡到的老葫芦。种子埋在窗下的泥土里,长了霉斑的葫芦壳,注入清水,插了荠菜花,摆在窗台。葫芦,荠菜花,融为一体,有说不出的写意之美。

此时,夕阳的玫红斜斜的照着西窗,我正把荠菜凉拌成一瓷碟的春,有风从田野吹来,葫芦里的荠菜花轻轻一颤,风声里,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,今夜又有多少雪落草尖……

## 怀念母亲

○ 黄维江

其一

生诞修修就百年,长种漫漫秋秋前,殷殷慈母黄泉下,碌碌余生俗世间,梦里回回相见,心中每每独思,焚香幸有堂前祭,洒泪清明对面山。

其二

红襟别具在仓前,绮户香窗独自妍,家道薄资支那起,族风厚德火薪传,英华浅习西方论,国学偏修儒道篇,碧玉破瓜初阅历,芳心不吝哪华年。

其三

骤起惊风卷战烟,生黎窘境九州连,榕城拭去伤心泪,故土迎来永夜天,书卷蒙尘留鹤梦,女红上手压毡毡,砧声庭院朝朝续,听过鹧鸪叹露蟾。

其四

何堪岁月几流迁,直面寒凝向世艰,竟破樊篱成败定,肯挑极限死生还,枯身撑起双肩重,达孝驮来一族欢,话语谆谆回耳畔,寸心无报愧慈颜。

亲轻一动 闽清感动

霞映清溪

请为 16 号白中镇霞溪村霞映清溪文化示范点投票

在 3 月 20 日至 4 月 25 日的“清溪霞映”霞映清溪文化示范点网络投票期间,大家可通过关注“梅城清溪”微信公众号,每天为 16 号白中镇霞溪村霞映清溪文化示范点投票一票。

闽清干部要爱国 闽清人民要爱国 让我们的足迹 踏遍 1466 平方公里 让我们的汗水 汇入一江五溪 让草木生情 山水共舞

中共闽清县委文明办  
中共闽清县纪律检查委员会

## 遵守规范 做文明公民



中共闽清县委文明办  
中共闽清县纪律检查委员会